王荊公年譜考略

王荆公年譜考畧卷之九

金谿蔡上翔元鳳著

卷之九 自嘉祐六年至七年八年上

嘉祐六年辛丑年四十一

本紀六月戊寅以王安石知制誥

除知制誥謝表○臣某言今月初二日伏蒙聖恩賜臣誥勅除臣知制誥者高華之選欲報常艱困陋之身以榮爲懼竊以自昔招智能之士因使爲侍從之官豈特賴其虛名謂能華國蓋將收其實用相與致君矧號令文章之爲難而討

論潤色之所寄茍失職不稱則爲時起羞伏惟
皇帝陛下躬上聖之姿撫久安之運趨時有救
弊之急守器有持盈之難當得俊良使陪遺忘
則典司明命出入禁門一有漏官尤爲累上臣
羇單賤士樸鄙常人仕初有志於養親學遂不
專於爲已比叓煩使稍竊謬恩內懷尸祿之慚
仰負食功之意叉蒙採擢以致超踰蓋君之視
臣不使同犬馬之賤則下之報上亦欲致岡陵
之崇況臣少習藝文粗知名教遭逢一旦度越
衆人惟當盡節於明時豈敢尙懷於私計臣無

任

上時政疏○年月日具位臣某昧死再拜上疏尊

號皇帝陛下臣竊觀自古人主享國日久無至

誠惻怛憂天下之心雖無暴政虐刑加於百姓

而天下未嘗不亂自秦已下享國日久者有晉

之武帝梁之武帝唐之明皇此三帝者皆聰明

智畧有功之主也享國日久內外無患因循苟

且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趨過目前而不爲

久遠之計自以禍災可以無及其身往往身遇

災禍而悔無所及雖或僅得身免而宗廟固已

毀辱而妻子固以困窮天下之民固以膏血塗草野而生者不能自脫於困餓刼束之患矣夫爲人子孫使其宗廟毀辱爲人父母使其比屋死亡此豈仁孝之主所宜忍者乎然而晉梁唐之三帝以晏然致此者自以爲其禍災可以不至於此而不自知忽然已至也蓋夫天下至大器也非大明法度不足以維持非衆建賢才不足以保守苟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則不能詢考賢才講求法度賢才不用法度不修偷假歲月則幸或可以無他曠日持久則未嘗不終

於大亂伏惟皇帝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然享國日以來此誠當惻怛憂天下而以晉梁唐三帝爲戒之時以臣所見方今朝廷之位未可謂能得賢才政事所施未可謂能合法度官亂於上民貧於下風俗日以薄才力日以困窮而陛下高居深拱未嘗有詢考講求之意此臣所以竊爲陛下計而不能無慨然者也夫因循苟且逸豫而無爲可以徼倖一時而不可以曠日持久晉梁唐三帝者不知慮此故災稔禍變生於一時則雖欲復

詢考講求以自救而已無所及矣以古準今則天下安危治亂尚可以有爲有爲之時莫急於今日過今日則臣恐亦有無所及之悔矣然則以至誠詢考而衆建賢才以至誠講求而大明法度陛下今日其可以不汲汲乎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臣願陛下以終身之狼疾爲憂而不以一日之瞑眩爲苦臣既蒙陛下採擢使備從官朝廷治亂安危臣實預其榮辱此臣所以不敢避進越之罪而忘盡規之義伏惟陛下深思臣言以自警戒則天下幸甚

考畧曰明法度建賢才大指不越乎此與使進言事書無以異然當仁宗享國日久之年直舉晉梁唐三帝爲戒而無所忌諱非公不能爲此言也

劉原父賀王介甫初就職秘閣○鳳凰信高遠矰繳安得羈非若九部奏詎肯一來儀王子奚無度狐飛絶雲霓常恐濁一世斯人莫見之天子蹈軒虞公卿聚皐夔孰言阿閣下定有朝陽詩願得調律呂聆音辨雄雌毋空著圖象但取夸童兒

附答揚州劉原甫○少貧苦不足一官聊自謀爲生晚更拙懷祿尚遲留黽勉詎有補強顔包衆羞謂我古人風知君以相優君實高世才主恩正綢繆胥矣哀此民華簪寧易投

考畧曰公答揚州劉原甫詩今並錄之原甫官揚州在嘉祐元年二年三年此詩必作於是時公於題下自注云因君古人風更欲投吾簪盖來詩語也今考公是集來詩闕之梅聖俞送介甫知毗陵詩曰今君請郡去預喜民將蘇公答原甫詩曰胥矣哀吾民華簪寧易投當時諸君

子交相勸勉無不以愛民爲事斯道其所道真
孔孟之道也
三月王安禮登進士第○安禮字和甫楚公第
六子也
和御製賞花釣魚○蔭幄晴雲拂曉開傳呼仙仗
九天來披香殿上留朱輦太液池邊送玉杯宿
蘂暖含春浩蕩戲鱗清映日徘徊宸章獨與春
爭麗恩許賡歌豈易陪○靄靄祥雲輦路晴傳
呼萬歲襍春聲蔽虧玉仗宮花密映燭金溝御
水清珠蘂受風天下暖錦鱗吹浪日邊明從容

樂飲眞榮遇賜賦嘉魚頌太平

考畧曰李注按韓忠獻集有和御製詩序引云

奉聖旨次韻故介甫詩云恩許賡歌葢紀實也

外有邵氏聞見錄錄入辯姦後

附歐陽修舉劉攽呂惠卿充館職劄子節錄○

前眞州軍事推官呂惠卿材識明敏文藝優通

好古飭躬可謂端雅之士並宜置之館閣以副

聖朝養育賢才之選

考略曰歐公於呂惠卿嘉祐三年已導之於介

甫矣今又舉充館職才學必有過人者他日助

行新法介甫曷嘗有意於任用小人以介甫潔身修行造謗者必使天下之惡皆歸則於排斥惠卿又何能盡出其實哉故予於歐公語必盡錄之

嘉祐七年壬寅年四十二

知制誥

嘉祐八年癸卯年四十三

知制誥

三月帝崩四月皇子卽皇帝位九月上仁宗諡

十月葬永昭陵

八月王安石母吳氏卒于京師

曾鞏作仁壽縣太君吳氏墓誌銘○仁壽縣太君撫州金谿吳氏尚書都官員外郎贈尚書刑部侍郎撫州臨川王公諱益之夫人衛尉寺丞諱用之之婦年六十有六嘉祐八年八月辛巳卒于京師十月乙酉葬于江寧府之蔣山夫人好學強記老而不倦其取舍是非有人所不能及者然好問自下於事未嘗有所專也其平生養舅姑甚孝蓋侍郎七子而少子五人吳氏出也然夫人之愛其長子甚於少子曰吾愛之甚

於吾子然後家人愛之能不異於吾子也故其
子孫已壯大有不知爲異母者居久之二長子
前死夫人已老矣每遇其嫠婦異甚而身爲字
其孤兒忘其力之憊也其處內外親疏之際一
主於恩有讒訕踞罵已者數困苦常置之不以
動聲色亦未嘗有所含怨於後也有以窮歸已
者急或分衣食不爲秋毫計惜以其故至不能
自給然亦未嘗不自若也其嫁三從之孤女如
已女而待長子之母族如已族蓋篤行如此而
天性之所有也其自奉養未嘗擇衣食其視世

俗之好無足累心者方其隱約窮匱之時朝廷嘗選用其子堅讓至於數十或謂可強起之夫人曰此非吾所以教子也卒不強之及處顯矣其子嘗有歸志而以不足於養爲憂夫人曰吾豈不安於命哉安於命者非有待於外也其子爲知制誥故事其母得封郡太君夫人不許言故卒不及封此夫人之德見於行事之迹而余以通家故熟于耳目者也夫人之考諱畋畋之配黃氏兩人者皆有善行鄉里稱之而黃氏兼喜陰陽數術學故夫人亦通于其說七子者曰

安仁安道安石安國安世安禮安上安仁宣州司戶參軍安石尚書工部郎中知制誥安世太平州當塗縣主簿安禮大名府莘縣主簿餘未仕也女三人長適尚書虞部員外郎沙縣張奎次適前衢州西安縣令天長朱明之次適揚州沈季長孫男九人曰雱旉旁旗㫌防斿旂放孫女九人長適觧州安邑縣主簿徐公翊次許嫁太廟齋郎吳安持餘尚幼銘曰嗟若人兮洵好善兮始終一德仁七子兮遺棄細故篤九族兮脫珥推食光惠施兮以義易利能無累兮縱心

委命志彌邵兮謂宜百歲奄忽逝兮夙有采蘋
經所首兮原念美實輯此辭兮庶幾德音與古
對兮
考畧曰畋吳敏之弟也畋之配黃氏即慶歷四
年安石所撰外祖母黃夫人墓表是也女歸王
益郎仁壽縣太君是爲安石之母敏之配謝氏
四子芮蕡蕃蒙而以其孫歸安石蕡二女蕃三
女旣皆有所歸孫公談圃曰吳蒙荆公夫人之
叔父據此則荆公夫人其芮之女歟嗚呼以仁
壽縣太君愛異母之子尤甚於巳子愛異母之

子婦亦畏甚其教家如此而後來謗安石者謂使其妻斥逐娣姒一人唱之遂從而和者盡筆之於書何其甚耶子固有荅袁陟書曰辱書說介甫事或有以爲矯者然介甫彼其心固有所自得世以爲矯不矯彼必不顧之不足論也今誌太君善行亦曰朝廷嘗選用其子堅辭至數十夫人卒不強之夫人固善教其子矣而安石能安於命屢見稱於子固如此後之好爲議論者曷不於安石諸疏狀而一覽之也

附

邵氏聞見錄曰嘉祐末康節邵先生行洛陽天

就正

津橋忽聞杜宇之聲歎曰北方無此物異哉不及十年其有江南人以文字亂天下者乎客曰聞杜鵑何以知此康節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

考畧曰杜鵑本望帝魂化而爲鳥其始出於蜀中而南方遂多有之故江左曰子規蜀右曰杜宇甌越曰怨鳥其鳴曰不如歸去昔人見於詩歌者亦祗寫其聲音哀苦寄情思歸而已非若鵩止坐隅鬼車載板聞聲知避不祥莫大也唐

張籍和周贄善聞子規詩曰秦城啼楚鳥遠思更紛紛吳融岐下聞杜鵑詩曰化去蠻鄉北飛來渭水西爲多亡國恨不忍故山啼二詩本意皆合而此外無說也夫秦城岐下皆西北既可自蜀飛來獨不可自南來洛陽乎今其說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夫天地一氣氤氳猶人身之有血脉也人身血脉流通則手足使利一有痿痺不仁則或偏於左或偏於右元氣漸漓此身必同歸於澌滅矣今以北方爲皆和氣耶故自北而南則治以南方爲皆

戾氣耶故自南而北則亂夫如是北方地氣可以嚮南而南方地氣不可以至北則元氣偏枯天地亦成爲痿痺不仁之器而亦將何恃以長存乎此說之必不可通者也周櫟園書影曰五代耶律德光入洛陽聞杜鵑問李崧曰此何聲也崧以杜鵑對五代已有之矣邵康節於天津橋聞之不足駭也豈未聞前事乎嗚呼使伯溫如果知此雖百喙不能辭其妄自伯溫倡之而後之好爲議論者遂紛々起矣在宋則有趙彥衛雲麓漫抄曰藝祖御筆用南人爲相設諫官

非吾子孫石刻在東京內中其後王荆公變法呂惠卿實爲謀主章子厚蔡京蔡卞繼之卒致大亂聖言可謂如日矣渡江後士大夫不復言僅見於邵氏聞見錄及長編漢高祖謂王濞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汝耶聖人高見遠識固不可以小智測度也考畧曰太祖承五代之餘制天下一統太宗繼之號稱英辟是時未有羣奸在朝而受南人爲相之害也藝祖安得有是言且以爲石刻在東京內中又以爲後僅見於邵氏聞見錄及長編夫邵氏李氏皆爲好誕

諆荆公誣罔最甚者故曰渡江後僅見於此二書也至如牽引吳王濞事尤大不倫高祖明言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者汝也曷嘗謂東南之人生亂哉必如石刻所云則自藝祖而下若眞宗仁宗英宗諫臣宰相多用南人可謂非吾子孫乎與荆公同時爲名諫官者則有蔡襄歐陽修先荆公與荆公同時又同邑先荆公爲賢相者則有晏元獻殊是又何說也明有文林邱瓊山文林瑯琊漫抄曰春秋書鸜鵒來濟下書聣公出奔宋史宜書杜鵑鳴於天津橋下卽書以王

安石爲羣牧判官考畧曰文林生于明代而上
攷朱史欲自比于孔子作春秋邪夫春秋爲紀
事之書以事繫年以年繫月以月繫日日月猶
不可改况可任意以改年乎使康節之言爲可
信則伯溫爲康節之子聞見錄固云嘉祐末也
文林從數百年後欲仿春秋書法移置於安石
爲羣牧官判時乃在至和二年視嘉祐末已上
溯八九年矣即瓊山以趙汸云在治平間乃於
治平四年中茫無可安置之處遂附於治平之
末則又視嘉祐末下移四五年矣瓊山旣知宋

就正

史不書而已必欲從而載之何也嗚呼一年歲也三人與辭郎三人與書不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中果有如是之書法乎經學之弊史法之亂一至於此尚忍言哉

再附 名臣言行錄外集邵康節傳○治平間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客問其故則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有所主客曰何也先生曰不二年上用南士爲相多引南人專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矣客曰聞杜鵑何以知此先生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

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春秋書六鷁退飛鸜鵒來巢氣使之也自此南方草木皆可移南方疾病瘴瘧之類北人皆苦之矣至熙寧初其言乃驗

考略曰予初閱他書邵氏聞見錄天津聞杜鵑事其言猶尚簡已不惜盡言破其謬妄矣旣而再閱名臣言行錄外集邵康節傳其言宏大不經是愈不可以不錄春秋鸜鵒來巢公羊穀梁二子皆言非中國之禽不宜來且宜穴而巢故記異而此外無說也唯左氏好言神怪遂舉童

謠以爲國君出亡之兆然猶一國之事一君之身也若如外集所紀自南方氣至遂使草木可移疾病瘴瘧皆苦且又謂其言已驗不幾中原自此無人類乎明季王化卿有言朱仁宗時杜鵑鳴洛陽地氣自北而南南人王介甫始當國今杜鵑鳴吳楚達于閩故天下聲名文物萃東南而西北中原若少遜倘亦地氣使然歟邵子謂氣南而世亂者初當剝復之交不無草昧不寧非語其常也據其說則又是地氣自北而南與邵氏聞見錄異矣要之南北地氣互爲盛衰

亦時有之然以偏方一鳥之鳴遂卜天下治亂盛衰之運妄言之而姑妄聽之可矣必求其說則非也化鄉名宦吾邑金谿人自幼客居桐城一時名公卿如方大鎭左光斗皆以文行相砥礪方以智左藏一嘗北面受業焉所著書有龍馬言易遡天人慧鑰易象元同世稱爲虛舟先生號深於易者泰和郭林入門亦集載其事而予所僅有者龍馬言此說似不足錄也錄之所以慨夫始之者

冊池北偶談曰予贈徐東痴詩雪深門未開村

雞鳴喬木故友葉方藹最愛之而不解雞鳴喬木之句以爲江南若見雞上木鳴則以爲妖孼矣然古詩已云雞鳴高樹巔陶詩云雞鳴桑樹巔而諺亦有云鷄寒上樹鴨寒下水此皆目前習見語訒庵豈忘之耶

考略曰池北秪據詩辭諺語而未嘗親見鷄上樹之事則所引者爲陳言終不足以服訒庵疑爲妖孼之心况陶靖節江南人又安得亦爲此虚蕩之辭乎嘗令蜀東鄉乾隆丁酉辭篆將歸假館於城隅龔氏是時適在冬至寒氣凜冽庭

前有樹数株毎當薄暮見羣雞一匕飛上樹枝此固生平所未見亦不知前有寒雞上樹語以爲鄉土異性則物類亦有然者不足爲怪也今以一鳥之來鳴非其所被及北方半天下使草木皆罹疾病変作妖孽孰大於是者吾謂此必非康節之言而嘵匕談易學者猶喜而傳之是則伯温之僞也

王荆公年譜考略卷之十

金谿蔡上翔元鳳著

卷之十 嘉祐八年下

嘉祐八年

聞杜鵑辯姦皆僞書也遂僞為荆公兩大公案作僞者亦皆年歲不合事實亦異因其僞而辨之並錄於嘉祐之末

蘇洵辯姦 依宋文鑑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七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疎濶

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哉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昔者羊叔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爲人容貌語言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忮不求與物浮沉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奸固足以欺國然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

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誦孔老之書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語言私立名字以爲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爲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慝豎刁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

用之則其爲天下患必然無疑者非三子之比也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爲過而斯人有不遇之歎孰知其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被其禍而吾將獲知言之名悲夫

考畧曰世傳王介甫之姦蘇明允能先見故其作辨姦曰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知著則固傑然以靜者自負矣又曰賢者有不知則由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乎考嘉祐初介甫聲名甚盛而事權未著不知明允所指賢者爲何

人而賢者又曷爲而有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
其外之事也是雖爲拼姦緣起則已支離不成
文理矣旣以王衍盧杞比介甫而嘉叔子汾陽
能知人而又曰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
何也史稱盧杞有口才體陋甚鬼貌藍色謂容
貌不足以動人可矣謂言語不足以眩世可乎
史稱杞賊害忠良四海共棄名列姦臣爲唐室
大憝則以盧杞一人比介甫是矣而又曰合王
衍盧杞爲一人始足以禍天下何也易牙殺子
豎刀自宮開方棄親此皆不近人情之尤而其

後乘人主荒淫以禍人國者也若介甫之姦未
著而明允特先爲辨之旣曰合王衍盧杞爲一
人又曰非特易牙竪刁開方三子之比明允見
微知著果若此乎後來介甫之姦果至於是乎
若夫面垢不洗衣垢不澣則必庸流乞丐窮餓
無聊之人而後可慶歷二年介甫年二十二成
進士已踐仕途四年曾子固稱其人爲古今不
常有皇祐三年文潞公薦其恬退乞不次進用
至和二年初見歐陽公次年以王安石呂公著
並薦於朝稱安石德行文章爲衆所推則年三

十六也而是年明允至京師始識安石安有矑列醜惡一至此極而猶屢見稱於南豐廬陵潞國若此哉且自慶歷二年由僉判淮南至嘉祐初已十五六年無非在官之日中間所交若曾子固孫正之王逢原孫莘老王深父劉原父韓持國常夷甫崔伯易丁元珍龔深父皆號爲一時賢者而無一人爲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也唯呂惠卿後人以爲安石黨考嘉祐三年歐陽公與介甫書乃始稱道其賢是介甫識惠卿甚遲而與之共行新法又爲明允所不及見者彼

造謗者此外欲實指一好名之人爲何人造作語言爲何語私立名字爲何名其將能乎周公謹曰蘇明允辨姦嘗見陳直齋先生言此雖爲介甫發亦似間及二程所以後來朱晦菴極力回護云老蘇辨姦初間只是私意後來荆公做不着遂中他說乎謂二說皆非也直齋似據收召好名之士顏淵孟軻復出語以爲間似二程不知洛學與於熙豐則當嘉祐之初明允何嘗知有二程蘇程洛蜀分黨實成於元祐明允安得有間及二程之事況僞造安道墓表子瞻謝

書者已明言爲介甫而作也介甫自熙寧二年當國七年辭位八年再相九年又辭遂不復出當時同朝所攻者新法耳以爲爲天下患果有如王衍清談敗俗乎果有如盧杞賊害忠良乎果有如豎刁易牙開方三子禍起宮闈傾人家國乎則以爲遂中他說而其實無一中也諸君子亦知辨姦支離無據故爲此揣摩料度之言而不知實非明允作耳穆堂李氏謂前明嘉靖間所刻嘉祐集十五卷爲王氏藏本並無辨姦一篇乾隆己酉予亦於書肆見此書則穆堂斷

爲邵氏僞作無疑也辯姦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本山巨源語而朱文鑑及名臣言行錄皆曰羊叔子考晉書王衍嘗詣祜祜謂賓客曰王夷甫方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也其語與巨源畧同彼作僞者既援引錯悞而文鑑名臣言行錄俱不及察遂從其原本錄之及傳之既久亦有知其非而改之者則今世所傳本是也文鑑云非特三子之比亦作僞者原本也蓋前以合王衍盧杞爲一人故曰二公之料二子後引易牙豎刀開方故曰非三子之比

今世本改爲二子則又是改者之悞故予從文
鑑錄之所以存作僞者之眞也文鑑與今本字
句雖有異同不具論惟盧杞姦邪終成大患陰
賊害物誤天下蒼生必斯人也見於呂誨十事
疏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則明允
管仲論有之雖有頗治之相好賢之相猶將舉
而用之與方勻所紀使其得志立朝雖聰明之
主亦將爲其誑惑無以異此皆作僞者心勞日
拙勦襲之所由來也明允衡量古人料度時事
偏見獨識固多有之然能自暢其說實爲千古

文豪以嘉祐全集考之亦惡有辨姦亂雜無章若此哉

龔頤正芥隱筆記曰荊公在歐公坐分韻送裴如晦知吳江以黯然消魂惟別而已分韻時客與公八人荊公子美聖俞平甫老蘇姚子張焦伯強也時老蘇得而字押談詩究乎而而荊公乃又作而字二詩采鯨抗波濤風作鱗之而蓋用周禮考工記旊人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又云春風垂虹亭一杯湖上持傲兀何賓客兩忘我與而最爲工君子不欲多上人王蘇之

憾未必不穩於此也○考畧曰歐公分韻賦詩
送裴如晦在嘉祐元年荆公詩而字韻二首惟
字韻一首題下注云以黯然消魂惟别而已爲
韻擬而惟字韻作夫曰擬即明允分得而字而
荆公重作亦事之常安見其有欲上人之心使
明允以是爲憾由君子觀之何若是小丈夫然
頤正得之傳聞祗云王蘇之憾未必不穩於此
而此外未有貶辭以事在嘉祐元年故首錄之
所以識王蘇相見之始也
方勻泊宅編曰歐公在翰苑時嘗飯客客去獨

老蘇少留謂公曰適坐有囚首喪面者何人公曰王介甫也文行之士子不聞之乎洵曰以某觀之此人異時必亂天下使其得志立朝雖聰明之主亦將爲其誑惑內翰何爲與之遊乎洵退於是作辨姦論行於世是時介甫方作館職而明允猶布衣也○考畧曰世有公卿大夫士同飯終席不交一言及飯訖始問主人同坐者爲何人乎既爲不交一言第得之一見即退而作辯姦又爲追索既往逆探將來若是其詳世有如是刻薄冒昧之明允哉同飯既見其囚首

喪面何又知平日囚首喪面而談詩書世有無
時無地無非囚首喪面之王介甫哉且云是時
明允猶布衣則必在六年以前元年因詩起憾
既見其人矣至是又問適坐者何人此兩重公
案試起襲方二人同堂而詰之其何辭以對故
次及之

邵氏聞見錄王安石知制誥一日賞花釣魚宴
內侍各以金楪盛釣餌藥置几上安石食之盡
明日仁宗謂宰輔曰王安石詐人也使誤食釣
餌一粒即止矣食之盡不情也常不樂之後安

石自著日錄厭薄祖宗仁宗尤甚每謂漢文帝不足取其心薄仁宗也故一時大臣富弼韓琦文彥博皆爲其毀詆云○考畧曰人臣侍君賞花釣魚天威咫尺朝士並列一釣餌也內侍既以金楪盛之夫人皆知其爲釣餌也焉有悞食之王安石而又爲天子親見之哉夫以天子親見之而必待明日爲宰輔言之豈其有所畏于安石而不敢言耶且由是常不樂之又何故隱忍不堪至此且一釣餌也安石既知其誤矣必食之盡以行詐其詐術安在君亦必以食之盡

而後知其詐其說又安在君既以此不樂於其臣而臣復以此大怨于其君以至他日撰日錄薄仁廟尤甚何邵氏造謗一至此極嗚呼明允辨姦後人以為有先見之明者徒以凡事不近人情一語耳乃茲由仁宗發之是又為辨姦增一重公案則嘉祐六年也又張安道作墓表曰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弔先生獨不往作辨姦一篇則又在嘉祐八年矣因錄於嘉祐之末所以盡其辭也末已也於是張安道之墓表蘇子瞻之謝書又作

葉夢得避暑錄話曰蘇明允本好言兵見元昊
叛西方用事久無功天下事有當改作因挾其
所著書嘉祐初來京師一時推其文章王荆公
爲知制誥方談經術獨不嘉之屢詆於衆以故
明允惡荆公甚於仇讐會張安道亦爲荆公所
排二人素相善明允作辯姦一篇密獻安道以
荆公比王衍盧杞而不以示歐文忠荆公後微
聞之因不樂子瞻兄弟兩家之隙遂不可解辯
姦久不出元豐間子由從安道辟南京請爲明
允墓表特全載之蘇氏亦不入石比年少傳于

世荆公性固簡率不緣飾然而謂之食狗彘之食囚首喪面者亦不至是也○考畧曰荆公才高一世固無與人爭名之心生平亦無講學論文尊己卑人之事郎明允亦非能較長于荆公者曾何所忌而必屢毁之是時安道齒爵俱尊安石亦非有事權可排安道者如少蘊所紀是明允特以安石屢毁其書遂惡若仇讐詆爲大姦其自視爲何如人也以一人修怨之故而又必合同怨者密著其文以詆之視安道又何如人也辨姦作於嘉祐初至元豐間已二十年軾

轍兄弟終不肯釋憾於安石更求安道墓表以實之而軾轍自視又何如人也明允既與安道謀毀人於始安道又與其子實其毀人之事於終則亦不免爲小人之歸而謂明允安道之賢爲之乎又曰辨姦以不出蘇氏亦不入不比年少傳於世是尤大類穿鑿所爲無一而可者也原作僞者之意以爲非有安道墓表不足以實明允之果有是辨非有子瞻謝書不足以實安道之果有是表而不知皆作僞者一人之言一時之筆也葢辯與表必僞依於元祐以後故曰

比年少傳於世今卽少蘊所紀不惟叙辨姦緣起覩龔方二人又增一重公案而種種陰謀詭秘有同鬼蜮恐明允安道軾轍有知亦不肯受此誣咽於地下矣少蘊謂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荆公亦不至是又或謂荆公習氣自是要遺形骸離世俗規模要知此便是放心辨姦以此爲姦恐不然夫旣以此爲姦恐不然而又曰卽此便是放心則又若實有是事矣其言一出一入類如此穆堂李氏又謂聞犬彘食人食不聞人食犬彘之食然董仲舒論限民名田云貧民

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前人已有此語矣然辯姦所言者誤天下蒼生也諸君子舍其大而摘其細凡爲予所應辯者從無有一人辨之而於其不必辨者顧数数及之何也予考辨姦緣起龔氏方氏葉氏三人其言履歷歳月旣皆不合張安道墓表已明言明允作辨姦當時見者多爲不然有𥈭其甚矣之嘆先生沒三年而安石用事其言乃信則又與葉氏所載全然不合矣

附張方平撰老蘇先生墓表○仁宗皇帝嘉祐

中僕領益郡念蜀異日常有高賢奇士今獨乏耶或曰勿謂蜀無人蜀有人焉眉山處士蘇洵其人也是何文法請問蘇君之爲人曰蘇君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然非爲亢者也爲乎緼而未施行而未成我不求諸人而人莫我知也故今年四十餘不仕公不禮士士莫至公有思見之意宜來以之蘇君果至郎之穆如也聽其言知見博物洽聞矣旣而得其所著權書衡論閱之如大雲之出於山忽布四方倏散無餘如大川之滔匕東注於海源也委也其無間

斷也因論蘇君左邱明國語司馬遷善叙事賈誼之明王道君兼之矣遠方不足成君名盍遊京師乎因以書先之於翰林歐陽永叔君然僕言至京師永叔一見大稱歎以爲未始見夫人也目爲孫卿子獻其書於朝自是名動天下士爭傳誦其文時文爲之一變稱爲老蘇時相韓公琦聞其名而厚待之嘗與論天下事亦以爲賈誼不能過也然知其才而不能用初作昭陵禮廢闕琦爲大禮使事從其厚調發趣辦州縣騷然先生以書諫琦且再三至引華元不臣以

責之琦爲變色然顧大義爲稍省其過甚者及先生歿韓亦頗自咎恨以詩哭之曰知賢不早用愧莫先於余者矣又添一重丞案先生亮直寡合有倦遊之意獨與其子居非道義不談至於名理勝會自有孔顏之樂熙豐以前無此學術一廛一區侃々如也又數年召試紫微閣不至乃除試秘書省校書郎俾就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以爲霸州文安縣主簿使食其祿集成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奏未報而以疾卒享年五十有八實治平三年四月英宗聞而傷之

命有司具舟載其喪歸葬於蜀明年八月壬辰葬於眉州彭山縣安鎮鄉可龍里朝野之士爲誄者百一十有三人先生字明允考序大理寺評事累贈職方員外郎以節義自重蜀人貴之生二子瞻渙教訓甚至各成名官先生其季也已冠猶不知書職方沒始讀書不一二年出諸老先生之右一日因覽其文作而曰吾今之學猶未知學也已取舊文藁悉焚之杜門絕賓友紬詩書經傳諸子百家之書貫穿古今由是著述根柢深奧質直忠信與人交共憂患死則收

鄙其子孫不喜飲酒未嘗戲狎常談陋今而高古若先生者非古之人歟謂今莫如古者斯爲取斯旂祐祊王安石名始盛黨友傾一時其命相制曰生民以來數人而已造作語言至以爲幾於聖人小人作僞醜惡盡露矣歐陽修亦已善之勸先生與之遊而安石亦願交於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天下患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弔先生獨不往作辯奸一篇當時見者多爲不然曰噫其甚矣先生既沒三年而安石用事其言乃信夫惟有國者之

患嘗由辨之不早子言之知風之自見動之微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至於此哉嘗試評之定天下之臧否一人而已所著文集二十卷謚法三卷易傳三卷初君將遊京師過益州與僕別且見其軾轍及其文卷曰二子者將從鄉舉可哉僕披其卷曰從鄉舉乘騏驥而馳閭巷也六科所以擢英俊君二子從此選猶不足以騁其逸力爾君曰姑爲後圖遂以就舉一上皆登進士第再舉制策並入高等今則皆爲國士仁宗時海内乂安朝廷謹持憲度取士有常格故羔

雁不至有嚴谷奉嘗特召已爲異禮爵之論撰臺諫之慚也而君不待惜乎其嗇於命也其事業不得舉而措諸天下獨新禮百篇今爲太常施用若夫鄉黨之行家世之詳則有別傳存焉今舉始卒之大槩以表其墓惟其有之是以言之不作云○考畧曰蘇明允得歐陽修曾子固誌其墓可以立名千古矣而安道復爲之表與子瞻謝書若專爲辨姦而作豈明允一生大事爲歐曾文所未備者果無有重於此哉嗚呼吾於明允墓表尤不免重爲安道惜矣考安道本

傳稱其少頴絶倫凡書皆一閱不再讀宋綬蔡齊以爲天下奇才予聘序其文集亦謂詩文清遠雄麗讀者可以想見其人亦烏有此表補緝舊語辭不成句亂雜無章尙可與言文事哉所最可怪者無如換入命相制詞明允卒於治平三年至熙寧三年安石始同平章事是時安道同朝安得錯繆至此而六七百年來未有斥其非者唯穆堂李氏一及之及閱名臣言行錄亦采入蘇洵傳云嘉祐初安石名始盛黨友傾一時中間删去其命相制曰二十四字而郎繼之

曰歐陽修亦善之夫刪之則似既知其妄矣既
知之若於是人作僞曰拙已自陷於萬不能解
免者而刪者顧爲之代覆其惡吾誠不能爲造
謗者解也吾尤不能爲代覆其惡者解矣中間
意不接辭不成何不可勝摘識者詳之
東坡謝張太保撰先人墓表書○軾頓首再拜
伏蒙再示先人墓表特載辯姧一篇恭覽涕泗
不知所云竊惟先人早歲汨沒晚乃有聞雖當
時學者知師尊之然於其言語文章猶不能盡
而況其中有不可形者乎所謂知之盡而信其

然者唯公一人雖若不幸然知我者希正老氏之所貴辨奸之始作也自軾與舍弟皆有噫其甚矣之諫不論他人惟明公一見以爲與我意合公固已論之先朝載之史册今雖容有不知後世决不可没而先人之言非公表而出之則人未必信信不信何足深計然使人斯用區區小數以欺天下天下莫覺莫知恐後人必有秦無人之歎此墓表所以作而軾之所流涕再拜而謝也黄叔度淡然無作郭林宗一言至今以爲顏子林宗於人材大小畢取所臂非一人而

叔度之賢無一見於外者而後世猶信徒林宗之重也今公之重不減林宗所賢唯先人而其心跡粗若可見其信於後世必矣多言何足爲謝聊發一二不宣輙再拜○考畧曰夫先人有潛德幽光得賢人君子爲之表揚而爲子孫者至於感激流涕以謝固其宜也若明允之於介甫生前既無一日過從之雅郎謂介甫素不悦其所學與非毀其文章亦未嘗有事權以塞其登進之路則子瞻之於介甫尤非有不共戴天之仇也曷爲一則曰涕泗再則曰流涕乃專在

於辨姦由君子觀之是豈仁人孝子所爲且將
覗予瞻爲何如人哉辨姦爲一人私書初傳於
世亦詭秘莫測而曰論之先朝載之史册是何
所據而云然明允卒後四年而安石當國新法
始行舉朝讙譁豈其人果皆由讀辨姦而然而
曰非明公表而出之恐後人有秦無人之嘆是
又何說也明允安道子瞻皆長於文而兼有善
行者也自辯姦墓表謝書薦書紛紛競出鄙俚
醜惡使三君子文與行俱喪吾之辨之不獨爲
介甫惜而尤惜三君子長爲千古受穢不小矣

末載林宗黃叔度尤支離無當悉存之以見其
人無之而不妄也
元祐二年三月日蘇軾乞錄用鄭俠王斿狀節
錄〇秘閣校理王安國以布衣爲先皇帝所知
擢至館閣召對便殿而兄安石爲相若少加附
會可立至富貴而安國挺然不屈不獨納忠於
先帝亦嘗以苦言至計規戒其兄竟坐與俠遊
從同時被罪呂惠卿首興大獄鄧綰舒亶之徒
構成其罪必欲置此人於死賴先帝仁聖止加
竄逐曾未數年逐惠卿而起安國又曰安國不

幸短命尤爲忠臣義士之所哀惜臣等嘗識其
少子旉敏而篤學直而好義頗有安國之風養
成其才必有可用○考畧曰史載鄭俠上流民
圖在熙寧七年春夏之交四月王安石罷知江
寧府安石去而惠卿始興大獄及辭連安國而
安石不知也史云放歸田里八月十七日而安
國卒是年安石有撫慰安國弟亡謝表又有平
甫墓志可證也今日曾未數年逐惠卿而起安
國使此表果子瞻爲之豈宜錯謬至此魏道輔
謂平甫死余嘗挽詞二首而筆錄亦云放歸田

里逾年起監眞州糧料院不赴而卒綱目亦書
八年春正月放王安國於田里郎史亦採之雜
說不可盡信如此狀云挺然不屈納忠先帝苦
言至計規戒其兄揆之當日情事毫無實據至
如敏而篤學直而好義竊取論語改換字句與
安道所作墓表抄集論語中庸成語滿紙如出
一手此子瞻謂與大顛書雖韓氏家奴僕亦不
爲也而謂子瞻有是哉

李氏穆堂初稿書辨姦論後二則節錄○老泉
嘉祐集十五卷原本不可見今行世本有辨姦

一篇世人咸因此文稱老泉能先見荊公之誤國其文始見於邵氏聞見錄中聞見錄編於紹興二年至十七年婺州學教授沈斐編老蘇文集附錄二卷有載張文定公方平所爲老泉墓表中及辨姦又有東坡謝張公作墓表書一通專序辨姦事竊意此三文皆贋作以當日情事求之固參差而不合也按墓表言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黨友傾一時其命相制曰生民以來數人而已造作語言至以爲幾於聖人歐陽修亦已善之勸先生與之遊而安石亦願交於先

生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為
天下患而聞見錄敘辯姦緣起與墓表正同其
引用之耶當明言墓表云云不當作自敘語氣
其暗合耶不應辭句皆同考荊公嘉祐之初未
為時所用黨友亦稀嘉祐三年始除度支判官
上萬言書並未施行明年命修起居注辭章八
九上始受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旋以駁開封
尹失入為御史舉奏又以爭舍人院申請除改
文字忤執政遂以母憂去終英宗之世召不赴
乃云嘉祐初黨友傾一時誤亦甚矣以荊公為

聖人者神宗也命相之制辭在熙寧二年而老泉卒於英宗治平三年皆非其所及聞也又考文定鎭益州已爲大臣老泉始以布衣見之年又小於文定其卒也官止丞簿而墓表以先生稱之北宋風氣近古必不爲此曾文定爲二蘇同年友其作老泉哀辭直稱明允乃伉直如張文定反謙抑過情如是疑墓表與辨姦皆邵氏於事後補作也老泉之卒也歐陽公誌其墓曾子固爲之哀辭且子固謂誌以納之壙中哀詞則刻之墓上是既有哀辭不應復有墓表矣墓

表有蜀無人之語而東坡謝書又云秦無人辭旣重複文氣又相類則亦邵氏所贗作耳若夫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以爲顏淵孟軻復出則荆公本傳與荆公全集具有並無此事荆公執政之後或有依附之徒而老泉已沒𠩄能逆知若老泉所及見之荆公則官卑跡遠非有能收召之力吾不知所謂好名而不得志者果何人夫人之作奸必有所利而爲之荆公生平以皐夔稷契自命千駟弗視三公不易此天下所共信者復何所爲而爲姦彼

誠見夫朱之積弱偸然不可以終日而公卿大臣如處堂之燕雀晏然自以爲安不得不出而任天下之重而又幸遭大有爲之主遂毅然相與立制度變風俗排衆議而行之凡以救國家之弊圖萬世之安非有絲毫自私自利之意其術郎未善而心則可原曾何姦之有哉或謂蘇氏尙機謀而薄經術故老泉以荆公爲姦喜放達而惡檢繩故東坡以伊川爲姦辨姦之作容或有之惟其論不足憑耳

余少時閱世俗刻本老泉集嘗書其辨姦論後

力辯其非老泉作覽者猶疑信相半欲得宋本參考之而購求多年未之得也盝馬貴與經籍考列載蘇明允嘉祐集十五卷而世俗所刻不稱嘉祐書名既異又多至二十卷併刻入洪範謚法等单行之書又增附錄二卷意必有他人贗作闌入其中近得明嘉靖壬申年太原守張鏜翻刻巡案御史澧南王公家藏本其書名卷帙並與經籍考同而諸論中獨無所謂辨姦論者乃益信僞爲邵氏贗作確然而無疑而又嘆作僞者心勞日拙盡僞罔未有不破者也

王荆公年譜考畧卷十一

金谿蔡上翔元鳳著

卷十一　治平元年

治平元年甲辰年四十四

是年正月丁酉朔改元公在江寧居喪

虔州學記○虔於江南地最曠大山長谷荒翳險阻交廣閩越銅鹽之販道所出入椎埋盜奪鼓鑄之姦視天下爲多慶曆中嘗詔立學州縣虔亦應詔而卑陋褊廹不足爲美觀州人欲合私財遷而大之久矣然吏常力屈於聽獄而不暇

頽此凡二十一年而後改築於州所治之東南以從州人之願蓋經始於治平元年二月提點刑獄宋城蔡侯行州事之時而考之以十月者知州事錢塘元侯也二侯皆天下所謂才吏故其就此不勞而齋祠講說候望宿息以至庖湢莫不有所又斥餘財市田及書以待學者內外完善矣於是州人相與樂二侯之適已而來請文以記其成余聞之也先王所謂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其度数在乎俎豆鐘鼓管絃之間而常患乎難知故為之官師為之學以聚天下之

士期命辯說誦歌絃舞使之深知其意夫士牧
民者也牧知地之所在則彼不知者驅之爾然
士學而不知知而不行行而不至則奈何先王
於是乎有政矣夫政非爲勸沮而已也然亦所
以爲勸沮故舉其學之成者以爲卿大夫其次
雖未成而不害其能至者以爲士此舜所謂庸
之者也若夫道隆而德駿者又不止此雖天子
北面而問焉而與之迭爲賓主此舜所謂承之
者也蔽晦畔逃不可與有言則撻之以誨其過
書之以識其惡待之以歲月之久而終不化則

放棄殺戮之刑隨其後此舜所謂威之者也葢其教法德則異之以智仁聖義忠和行則同之以孝友睦婣任恤藝則盡之以禮樂射御書數淫言詖行詭怪之術不足以輔世則無所容乎其時而諸侯之所以教一皆聽於天子天子命之矣然後興學命之歷數所以時其遲速命之權量所以節其豐殺命不在是則上之人不以教而爲學者不道也士之奔走揖讓酬酢笑語升降出入乎此則無非教者高可以至於命其下亦不失爲人用其流及乎既衰矣尚可以鼓

舞羣衆使有以異于後世之人故當是時婦人之所能言童子之所可知有後世老師宿儒之所惑而不悟者也武夫之所道鄙人之所守有後世豪傑名士之所憚而愧之者也堯舜三代從容無爲同四海於一堂之上而流風餘俗詠歎之不息凡以此也周道微不幸而有秦君臣莫知屈已以學而樂於自用其所建立悖矣而惡夫非之者乃燒詩書殺學士掃除天下之庠序然後非之者愈多而終於不勝何哉先王之道德出於性命之理而性命之理出於人心詩

書能循而達之非能奪其所有而予之以其所無也經雖亡出於人心者猶在則亦安能使人舍已之昭乜而從我於聾昏哉然是心非特秦也當孔子時旣有欲毁鄉校者矣葢上失其政人自爲義不務出至善以勝之而患乎有爲之難則是心非特秦也墨子區區不知失者在此而務尙同之論彼其爲愚亦獨何異於秦嗚呼道之不一久矣揚子曰如將復駕其所說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葢有意乎辟雍學校之事善乎其言雖孔子出必從之矣今天子以盛德

新郎位庶幾能及此乎今之守吏實古之諸侯其異於古者不在乎施設之不專而在乎所受於朝廷未有先王之法度不在乎無所於教而在乎所以教未有以成士大夫仁義之材虔雖地曠以遠得所以教則雖悍昏嚚凶抵禁觸法而不悔者亦將有以聰明其耳目而善其心又況乎學問之民故余爲書二侯之績因道古今之變及所望乎上者使歸而刻石焉

考畧曰自諸儒講學專於道德性命而學術爲之一變惟公云先王所謂道德者性命之理而

已其度數在乎俎豆鐘鼓管絃之間而常患乎難知又曰先王之道德出於性命之理而性命之理出於人心詩書能循而達之非能奪其所有而予之以其所無方與論語子所雅言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之旨相合卽魯直所謂相與講明學問之本近之矣

附黃魯直跋虔州學記遺吳季成○眉山吳季成有子資質甚茂季成欲其速成於士大夫之列也夙夜督其不至小小過差則以鞭撻隨之余謂季成教子之意則是所以成就其子則非

也吾聞古人胥保惠胥教誨然後可以成就人材未聞以鞭撻也況父子之間哉故手抄王荊公虔州學記遺之使吳君父子相與講明學問之本而求名師畏友以成就之使季成能慈其子能孝則家道肥不疾而速矣

附陳瓘進四明尊堯集表錄節○又況臨川之所學不以春秋爲可行謂天子有北面之儀謂君臣有迭賓之禮禮儀如彼名分若何此乃衰世侮君之非豈是先王訪道之法贛州舊學記刊於四紀之前辟水新雕像成於一堉之手唱

就正

如聲召應若響隨

考畧曰夫君尊臣卑天地之大義古先帝王之定制也而孔子有言則萬世之師表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事君盡禮君命召不俟駕而行拜下禮也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夫人臣事君有至於死而不敢避者凡以尊君之故而不以其君賢否為尊卑重輕也孟子生于戰國所遊皆列國僭王所目覩皆縱横捭闔以利害挾持人主者也故孟子雖曰願學孔子而其行事立說與孔子異者多矣故於齊

將朝王而以不可召拒之故曰大有爲之君必有不可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又曰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郎帝館甥於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祇見稱於孟子之書虞夏典謨所不載末知當時堯舜之果有是事否也公作虔州學記而陳瓘陳師錫大非之若有等於臣罪當誅者予考之記曰道隆而德駿者雖天子北面而問焉而與之迭爲賓主此舜所謂承之者也此固解經之言非君見之章疏等之新法而有改葦朝儀之事況迭爲賓主之文本出

於孟子之書而此記已明白引之卽使其言過當亦不過如欲有謀焉則就之以德則予事我者而已矣何至如陳氏排擊不遺餘力哉蘇明允作遠慮有言聖人之任腹心之臣也尊之如父師愛之如兄弟執手入臥內同起居飲食則且上引湯有伊尹武有太公望下如桓文有管仲狐偃當時宰相韓琦見其書善之遂薦於朝歐陽修亦以其書薦之矣由是言之明允之說尤甚於介甫使果有忌諱不忍言者韓歐二公何爲奏之於朝而亦不聞仁宗大有譴責耶黃

就正

魯直嘗手抄此記遺吳季成以為教子之法其見重於魯直如此豈韓魏公歐陽公黃魯直其智果皆出瑩中等下哉

答韓求仁書節錄○考畧曰書言哀荒久不為報似猶在憂服之中故錄於治平初年詩易春秋論語孟子亦祗因所問而隨答之耳即所問有答有不答於易與春秋尤見其矜重詳審而虛懷常若不及也自公沒後數百年不特謗公者變亂失實愈積而愈多即六經語孟異解迭出至有顯背孔子而不顧為余素不釋然於心者

有数端焉今卽公荅求仁者藉得以折其衷因爲節錄於後庶使後之覽者不至共蹈於侮聖人之言也夫

答曰孔子曰管仲如其仁仁也揚子謂屈原如其智不智也猶之詩以不明爲明又以不明爲昏考其辭之終始則其文雖同不害其意異也又曰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此孟子所謂天之大任者也不能如大人正已而物正此孔子所謂小器者也言各有所當非相違也○考畧曰孔子聖人也孟軻自稱願學孔子者也司馬遷

曰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衷於夫子而孟子論管仲有取於曾西艴然之言則顯與孔子異矣王荆公乃合孔孟而一之而曰九合曰一匡曰大任曰器小所謂言各有當者而後管仲之論以定憶前十年時有貽我論語解者謂由賜問管仲二章爲齊人僞書卽齊論多於魯論二篇者是也其說出于涇陽語錄予謂齊論多問王知道二篇爲前世所删後人不得而見之久矣若以此爲據安得鹵莽至此乃越十年則又有爲論語解者亦以此二章爲齊之弟子

所紀齊人甚尊管仲故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其援引駁詰自矜獨得豈其人果于涇陽若有不謀而合耶涇陽語錄于未之見若涇陽郎顧憲成亦東林講學之人也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孰知論語爲聖人之書世歷数千年之久奮其私智指爲僞託其爲可憂不尤在於講學哉

答曰忠足以盡已恕足以盡物雖孔子之道又何以加于此而論者或以謂孔子之道神明不測非忠恕之所能盡雖然此非所以告曾子者也

就正

○考答曰忠足以盡己恕足以盡物雖孔子之道又何以加於此公特依文解義而一以貫之具是矣自說者曰忠天道恕人道忠爲體恕爲用一貫爲體忠恕爲用於是由周而來千五百年至於宋則有無忠做恕不出之說夫單言恕曰有一言而可以行者恕也而曰無忠做恕不出可乎由宋五百年後至於今又有無恕做忠不出之說夫單言忠曰主忠信臣事君以忠而曰無恕做忠不出可乎推原所由則皆以忠恕違道不遠之中庸強恕而行之孟子不難屈曾

子而從子乃孟軻而欲別求所謂神明不測者不且立說愈精而其去夫子之道益遠哉宜介甫以爲此非所以告曾子也

讀本答曰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矣謂顏子三月不違仁者蓋有所試矣雖然顏子之行非終於此其後孔子告之以克己復禮而請事斯語矣夫能言動視聽以禮則蓋已終身未嘗違仁非特三月而已也（考畧曰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聖門高第弟子如顏淵亦曰夫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以至于如有所立卓爾立也

就正

者立於禮也而實由克已復禮之教有以先之也克已復禮爲仁古注云克約也已身也復反也猶言約身反禮其說自明自劉炫以勝訓克以身有嗜欲訓已而克已復禮遂爲對待之辭於是乎克已有銘矣而豈復禮於不言其甚也克復有堂矣而爲之記者祇是一篇克字論而離已言克又與伐怨欲爲類其言曰知致力焉者僅足以爲原憲之所難其拔本塞源脫然不遠而能復者世甚鮮也則又離禮言復而復者仍是克之復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豈是之謂

哉而亦通篇不見一禮字惟介甫答求仁書與禮樂論悉歸於洪範五事而致力於貌言視聽思方與告顏淵一章全合何至紛紛離禮言克已而言克已又離已而專言克也哉

答曰求仁所問於易者尙非易之蘊也能盡於詩書論語之言則此皆不問而可知某嘗學易矣讀而思之自以爲如此則書之以待知易者質其義當是時未可以學易也惟無師友之故不得其序以過於進取乃今而後知昔之爲可悔而其書往往已爲不知者所傳追思之未嘗不

愧也以其之愧悔故亦欲求仁愼之心考畧曰易之爲道深矣故夫子教人所雅言在詩書執禮而於易未数数也公嘗有言伏羲作易非天下之至精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故公與人言易見于集中者惟荅韓求仁徐絳史諷三書而其謙抑退讓言已學未有所得而亦不輕以告人則三書如一　史稱公易觧十四卷今不傳豈即公謂其書已爲不知者所傳者與

荅曰至於春秋三傳既不足信故於諸經尤爲難知辱問皆不果答亦冀有以亮之○考畧曰春

說正

秋斷爛朝報之說穆堂李氏辨之甚詳予謂公特不信傳而未嘗不信春秋於荅韓求仁書尤爲確証乾隆丁酉冬解川東吏事東歸舟中成荆公不信春秋辨而年譜有作實始於玆篇也附錄於後

荆公不信春秋辯○世傳王荆公詆春秋爲斷爛朝報自宋至今六七百年乃得臨川李先生爲之辨明其妄今見於穆堂別稾所書周麟之孫氏春秋傳序後是也然麟之之言宋史載之李先生辨証雖切則猶爲一人之私言也私不

就正

勝史則寡不勝衆予考公撰詩書周禮三經義
惟春秋無書非略之也葢愼之也觀其荅韓求
仁書謂三傳旣不足信故於諸經尤爲難知是
公特不信傳耳非不信春秋也學者旣不能舍
傳讀春秋而欲求春秋於不足信之傳其爲難
知不亦宜乎且公甚尊信春秋而亦不盡廢傳
其全書尤可考而知也其撰范鎭加修撰制曰
昔周人藏上古之書以爲大訓而孔子春秋天
子之事也非夫通儒達才有識足以知先王不
斯足以信後世則孰能托倘書春秋之義勒成

大典而稱吾獨任之指乎是公言春秋本孟子
又以春秋並尙書此其一證也其中述曰薄於
責人而非匿其過不苟於論人所以求其全聖
人之道本乎中而已春秋之旨豈易於是哉是
公以春秋爲中其不詆春秋明矣其原性曰伏
羲作易非天下之至精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孔
子作春秋則游夏不能措一辭公以孔子並伏
羲以春秋比易其不詆春秋愈明矣其誌亡兄
常甫墓曰先生學完行高江淮間州爭欲以爲
師所留輒以詩書禮易春秋授弟子由是言之

常甫兄也春秋王氏家學也而公之不誣春秋愈益明矣若夫不信傳而亦不盡廢傳於復讐解曰復讎之義見於春秋傳見於禮記爲亂世之爲子弟者言之也蓋復讎之說春秋未有明文而公不信公羊傳亦以理斷之而知其不足信耳其於讀江南錄曰故散騎常侍徐公鉉奉太宗命撰江南錄至李氏亡國之際不言其君之過但以歷數存亡論之雖有愧於實錄其於春秋之義箕子之說徐氏錄爲得焉蓋臣子爲親者諱爲尊者諱春秋亦無明文特出於傳者

之言而公未嘗不取之也其於石仲卿字序曰春秋記人之行事或名之或字之皆因其行事之善惡而貴賤之夫以字爲貴賤春秋亦無明文而傳者言之公又未嘗不取之也其他名臣賢士若曹穆公瑋賈魏公昌朝楊叔明忱王微之晳皆以治春秋學有聞於世公載於碑銘行狀甚備其全書如此此外欲求一言之詆春秋者不可得也夫言人之美惡者必有其實惡之實則言之者不妄而聽而信之者有據以公之全書但見其有尊信春秋之言而絕無非毀春

就正

秋之說則彼之妄言詆公者更何所據以取信於天下後世乎或曰子以公尊信春秋若此詆公者之妄若彼而當時春秋不列於學官不以之取士何也曰孔子既沒諸經並遭秦火卽詩書禮亦間有殘闕未備學者或不得其旨有失王春秋者孔子作之及左氏公羊穀梁各自爲傳不合不一果能一一如夫子意中所欲出者乎自是以來漢儒治春秋者奚翅數十家於是何休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矣而鄭康成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之書又作由漢迄

唐至宋元治春秋者奚翅數百千家於是柳宗元訾非國語及宋江端禮元虞槃而非非國語又作夫天下之道是與非而已非者之疑於是是者之疑於非使明者察之未有不可數言而決者獨至春秋以孔子至聖一人之經而傳者紛紛不勝其繁其間是非疑似中更千餘年之久羣千百人議論之多猶未之能決詩曰譬彼舟流不知所屆此之謂也當是時丞既不能以諸儒之言束於一家之說因以其難知之經以俟世之知經者則雖不以之取士而士之治

春秋自在也蓋以爲得聖人之意而治之不惑於傳註曲說而春秋存矣如不得聖人之意而治之如斷獄然不實其罪徒爲上下其手焉而春秋之教仍荒矣朱伯原楊龜山尹和靖皆及見荆公者也孫莘老春秋傳不特麟之有跋龜山亦有序龜山之言曰熙寧之初崇儒尊經訓廸多士以爲三傳異同無所考正於六經尤爲難知故春秋不列於學官非廢而不用也而士方急於科舉之習遂闕焉不講朱伯原曰熙寧中王荆公秉政以詩書周禮取天下士置春秋

不用蓋病三家之說紛糾而難辨也林希逸曰尹和靖言介甫未嘗廢春秋廢春秋以爲斷爛朝報皆後來無忌憚者託介甫之言也韓玉汝有子宗文上介甫書請六經之旨介甫皆答之獨於春秋曰此經比諸經尤難知蓋三傳皆不足信也和靖去介甫未遠其言如此其公今人皆以斷爛朝報之語爲荊公之罪亦冤甚矣希逸之言如此楊龜山尹和靖胡康侯皆同時講學之人也龜山和靖既援答求仁書以爲不廢春秋之證矣及康侯爲春秋傳序則尤甚詆公

就正

棄春秋不用夫以同時講學之人其平居務爲高論幾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何玆之議公不合不一所謂見非好惡之公安在乎穆堂先生謂斷爛朝報之說嘗聞之先達見之臨汝閒書荆公嘗爲春秋左氏解十卷辨左氏爲戰國時人其明驗十有一事其高第弟子陸農師佃著春秋後傳龔深父原著春秋解遇疑難者輒目爲闕文公笑謂闕文若如此之多則春秋乃斷爛朝報矣蓋病治經者不得經說不當以闕文置之意實尊經非詆經也予考臨汝閒書蓋李

壁季章謫居臨川時所著公答求仁書在治平初年後來熙寧當國春秋不以之取士其確守所見已先見於答求仁書則欲破麟之之妄莫如此書爲有據嗚呼讀經之不合不一未有如春秋之甚者也論人之不合不一不公亦未有如詆荆公之甚者也夫以伯原龜山和靖諸人既明荆公未嘗廢春秋又以斷爛朝報託言荆公者指爲無忌憚小人而後人猶挾持浮說攻排之不已卒無有舉和靖諸君子之言更相傳述者吾是以嘆李先生辨證雖切終不免爲寡

不勝衆而已矣今吾考公全書知公甚尊信春
秋並求一言之詆春秋者不可得復爲辨之如
此若夫寡不勝衆又豈予今日之所計哉乾隆
丁酉冬月上瀚書於夷陵舟中

附穆堂別稿書周麟之孫氏春秋傳後序○麟
之浮薄小生其述父訓亦未必然否則其父亦
妄人也其謂荆公欲釋春秋以行於天下而莘
老之傳已出一見而有惎心自知不能復出其
右遂詆聖經而廢之曰此斷爛朝報也不列於
學官不用於貢舉鄙哉斯言固不足置辯而後

讀本

世無識之士沿訛襲舛據爲實有之論實有之事因以誣誤荆公曾無有識其爲謬妄者則不容以不辨也嘗試平心思之荆公欲釋春秋尙未著書他人何由知之見孫傳而生忌誣其傳足矣何至因傳而誣經誣傳易誣經難舍其易爲其難愚者不爲而謂荆公爲之乎荆公之才與學固十倍於莘老荆公著作日月不刊乾坤並永莘老之文集無傳惟此書僅存余嘗取而觀之十駁四五謂荆公不能出其右豈不謬哉斷爛朝報之說嘗聞之先達謂見之臨汝閒書

盖病解經者非詆經也荆公嘗自為春秋左氏
解十卷言精核辨左氏為戰國時人其明驗
十有一事自來治經者未之能及其高第弟子
陸農師佃龔深甫原並治春秋陸著春秋後傳
龔著春秋解遇疑難者輒目為闕文荆公笑謂
闕文若如此之多則春秋乃斷爛朝報矣盖病
治經者不得經說不當以闕文置之意實尊經
非詆經也至謂不列於學官不用於貢舉則更
未然宋初取士略因唐制宋史選舉志論科目
學校之法謂禮部貢舉設進士九經五經開元

禮三史三禮三傳學究明經明法等科熙寧四年二月改法罷諸科而分經義以取進士令士各占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則儀禮與三傳三史開元禮皆罷不獨春秋也且據續通鑑是年八月即書復春秋三傳取士是改法之初尚未施行而三傳旋復也漢初春秋止公羊續添穀梁東漢始立左氏唐宋以來列在五經之春秋則左氏而已加周禮爲六經神宗止用五經故去左傳而存周禮以春秋之經文論自當勝於周禮若左氏詞繁而志寡則未

必優於周禮也蓋六經之文易書詩周禮禮記並因文可以見義惟春秋止于書事其義難知故三傳之說互異夫道一而已異則必非聖人所書之義也非聖人之義而特出于左公穀三子之說安見其優於周禮也哉漢儒以周禮爲周公致太平之書朱子亦以爲周公之遺典廣大精密宋以前治經未有遺周禮者若古來治春秋者治三傳而已治經不猶愈於傳乎三傳互異莫之適從故治者少元祐之後至於今未有治三傳者孰厯之耶今之治春秋者治胡傳

而已胡傳豈盡合於聖人之意耶惟束於一說故猶有業之以應舉者而春秋之義實未嘗抱遺經究終始可謂之治春秋乎宋時攻王氏經學者無若楊龜山然龜山叙莘老此書謂熙寧初崇儒尊經訓廸多士以三傳異同無所考正於六經尤爲難知故春秋不列於學官非廢而不用而士方急於科舉之習遂闕而不講耳龜山親見熙寧之政其論如此麟之晚出孫書於家傳三世之後乃撰爲無稽之言以誣荆公而六百餘年莫有爲之辨者蓋科舉之習束書不

讀不治經故莫知議論之得失不治史故莫知
古事之是非也余嘗覽陳氏書錄解題稱蜀州
晉原主簿遂寧馮正符信道撰春秋得法忘例
論三十卷蜀守何郯上之以中丞鄧綰薦得召
試賜同進士出身王安石亦待之厚此亦可見
貢舉不以取士之說之妄巽巖李氏云信道當
熙寧九年用御史中丞鄧文約薦召試舍人院
賜出身鄧嚴事荆公不敢異乃先以春秋得法
忘例論言於朝初不曰宰相不喜此亦見臨汝
閒書者文獻通考引用之巽巖去荆公時亦未

遠其言如此則謂荊公詆春秋者皆誤信麟之妄語者也信道後進以春秋論薦荊公猶待之厚況莘老其所素交豈有惎其書遂併詆聖經之理宋史莘老本傳稱安石早與覺善驟引用之將援以爲助熙寧二年由越州通判召知諫院同修起居注知審官院比言畿縣追呼抑配安石請遣覺行視虛實覺謂非臣事乃以反覆出知軍州史又稱覺有德量安石退居鍾山枉駕道舊從容累夕迨其沒又作文以誄由是觀之二人之交始終生死未嘗渝莘老幽贊非荊

公有德量亦安能獨賢荆公之德量如此安得見其所著書郎慕之且遷怒於聖經哉又按荆公卒於元祐元年年六十有八莘老元祐元年始拜諫議大夫進吏部侍郎又擢御史中丞臥疾然後求提舉舒州靈仙觀以歸而卒年止六十三是莘老之年小於荆公殆十餘歲而邵輯叙文謂公晚患諸儒之鑿始爲之傳則莘老此書無論荆公未嘗忌嫉亦未嘗見之也麟之妄造鄙言後人信之其陋亦無異於麟之矣康熙五十四年奉勅修春秋傳說彙纂引於莘老說

頗嘗采取而於麟之序未暇駁焉今特補而論之

考略曰春秋斷爛朝報之說其來由一載於臨汝閒書李章去荆公之世未遠必有以正其謬妄之意自此書不傳亦越数百年無復有人起而稱述者遂成千古一大公案矣故予於所作辨辭獨從穆堂稿中摘出全錄之亦冀並存以廣其傳耳